

别人的幸福

胡也頻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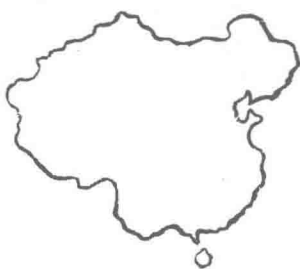
别人的幸福

胡也頻作

別人的幸福

實價大洋六角

版權所有



作者 胡也頻

發行者 華通書局

印刷者 華通書局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二月三日印刷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一九五號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二月八日發行

虹口分店 上海北四川路底一九五號

序

在這本集子裏，包含着三篇獨幕劇和一篇兩幕劇，是在寫完「鬼與人心」的那四篇以後陸續寫成的，也就是一九二七年中的一部分我的工作。這四篇短劇，它的內容有沒有各自不同的性質，而在這上面我不想有所自白，我只希望在看過了這劇本的讀者們的眼光中，會因了判別或認識，能得到一個概念。在這裏，我所要說的話只是下面的一些：

我寫劇本——開始寫第一篇劇本就是偶然的。在不曾寫着第一篇劇本之前我沒有想寫戲劇的衝動和計劃。所以寫戲劇，至少是，在我算爲一種頗孟浪的事。因爲我對於戲劇的本身以及關係於戲劇的——舞臺和佈景之類，我還沒有專心去研究過。實在的，我只讀了別人的一些劇本。僅僅限於讀一些劇本而就從事於戲劇的寫作，不消說，部分的失敗是極其意中的事。因此，在「鬼與人心」那集子之中，被北京國立醫科大學的演劇團體等拿去表演者，單是名爲「洒了雨的蓓蕾」那一篇。——這真出我的意外！——爲什麼我其餘的劇本都不曾出現於舞臺上？這是有原因的。因爲，「洒了雨的蓓蕾」這一篇，表現的是屬於人生愉快的這一面，而這樣的東西，在文化極低的現在的

中國，不必諱，是一般觀衆所喜歡的。於是便明顯地，凡是反乎這一面表現的劇本，就難於被表演到舞臺上。這的確是一個很可歎惜的錯誤。雖然，表演着人生悲哀方面的劇本，在舞臺上的情景常是莊嚴而且沉靜的，掀起觀者的心情是一種默默的感動，極端的，和喜劇所給與的愉快的刺激迥乎不同，然而只趨向於看喜劇的一般觀者，究竟是不能懂得這悲劇底真味，是還不會淺淺地了解過人生的。爲了迎合這一般觀衆的程度，於是無論在什麼地方所表演的劇本，全撰着喜劇，甚至於只撰着能博得當場鼓掌和笑聲的那非常淺薄的有着接吻這一回事的愛情喜劇。關於這，有人曾解釋說：演喜劇容易演悲劇難，這話只能代表片面的個人的經驗。在戲劇的本身，極端的地，也只有劇本

的好壞和演員的技能如何，這樣以確定一個戲劇演後所得的成績。因爲，任怎樣的分解和狡辯，戲劇只不過是某一種人生的表現或反映罷了。何況，在人生所經歷的各種事物中，幾乎活動着的，全是悲的力量，並且一種悲的刺激會掩沒許多歡樂的記憶，即在心理的現象上也是悲的較爲緊張，那末悲劇表演在舞臺上，擴播去的內容底原子，影響到觀者每一個心上的，應該會生出一種長久回味的情緒。所以不能表演悲劇的演員和看不懂悲劇的觀眾，是一樣忽略去現實人生的每一種經歷——至少是忽略去人生最大的悲的一面，而這種人，縱然曾演過劇和觀過劇，究竟是沒有受過充分演員的訓練和缺少觀劇眼光的。

然而在現在的國內，即是喜劇，也不見能表演得怎樣好。在事實上，根本就沒有一個完美的劇場和一個有組織的戲劇團體，而爲了游藝會呀同樂會呀等等在學校各處現身的表演者，常是臨時或偶爾地從什麼一變而爲演員的。中國戲劇所以還沒有發達，這就是緣故。

現在在這裏我有一個願望。就是說，只要是合乎戲劇原則的劇本，無論是人生的那種表現或反映，是都可以表演的、並且是，擯出了表現人生悲哀方面的劇本，而附就於一般觀衆的這種阻礙戲劇發展的惡習還存在着，則中國的戲劇是永遠落沒在一切藝術的背後，是確可以斷言的。

也頻，一九二八，八，八，於上海。



別人的幸福目錄

別人的幸福(獨幕劇)……………一——四五

捉狹鬼(獨幕劇)……………一——三七

幽靈(獨幕劇)……………一——二四

資本家(獨幕劇)……………一——三八

紳士的請客(兩幕劇)……………一——四三

别人的幸福

——獨幕劇——

人物：

韋清谷——年三十，大學教授。

黎一星——年二十六，清谷之妻。

王鏡如——年三十五，清谷之友。

王太太——鏡如之妻。

年青的女僕一。

〔三〕

佈景：一個小小的書室。臨窗放一寫字桌，桌旁一搖椅，桌之側端是兩列書架，上置法文及英文之文學書籍。室之左側，放一套沙發，沙發前放一圓几，几上有一插鮮花之花瓶。室之右場，有一門，通內室，旁有茶几，衣架等。幕開時，一星身穿秋天夾旗袍，人頗美，現出愉快的神情，在寫字桌上熨領帶。側上約靜默一分鐘。

一星（自語）領帶都捨不得買，像這樣舊，熨了又熨……

（清谷悄悄的從內室開門出，是一個好漂亮的又會溫存又穩重的男人，穿西裝。）

清谷 舊的比新的好。

一星 舊的不但不時興，並且也破爛，還有什麼好？

清谷 你知道……（坐沙發上，以含意的眼光望她。）

一星 是省錢，對不對？

清谷 那能夠省得多少錢？

一星 我總喜歡你買兩條新的。

清谷 舊的好多了。

一星 爲什麼？

清谷 （眼光又望她）

一星 （會意）不過，新的難道我就不愛麼？

清谷 （笑）

一星 換上吧，那怪髒的。（也坐在沙發上）你說，這條領帶熨得怎樣？

清谷 真好。（一面解下頸上的領帶，換上。）

一星 不。讓我來。（替清谷換領帶。）

清谷 不要你來……因為，因為我沒有力量去擔負那快活。

一星 你近來越變得壞了：多麼會說話！

清谷 本來就是壞的。

一星 本來？你想想，我們才見面的那時候，你連眼光也不敢看我

呵，像一個傻子似的。

清谷 然而心裏是知道的。

一星 心裏知道又不敢明說，那才是真正的胆小呵！

清谷 你不信，那末，你現在要我說什麼，我就說。

一星 自然，你現在是變壞了。（兩人默默的再視一笑。）

清谷 （摸新打結的領帶。）打得真比我好多了。

一星 又來了——

清谷 我想，像我們這樣，我們真不相信這人世間還有什麼缺憾的。

一星 可不是？

清谷 或者可以這樣說，我們生在這世間原是缺憾的，但是我們自有了愛情，並且由這愛情把我們的命運鎖在一處，我們就變成美滿了。

一星 不，不是愛情，只是你！（微笑）你把我變成美滿的呵。

清谷 我常常想，別人會嫉妬我們的愛情，因為我們是太歡樂，太幸福了。

一星 但是我不這樣想。我覺得別人應該來讚美，不應該來嫉妬。

清谷 其實呢，別人來嫉妬，不就是更顯得我們的幸福麼？

一星 真是的。（伸過手，清谷即緊緊的握住。）

清谷 我們結婚已經四年了，但想來，好像我們還在西湖渡蜜月似的。

一星 對了，我的心好像見你第一次時那樣的……

清谷 （吻她的手。）星……

一星 (低下頭，低音的。) 我的愛，這宇宙間只有我們倆——不，

只有一個人呵！

清谷 (吻她的頭髮。) 我們倆就是這個宇宙！

(鐘響了兩下。)

一星 (慢慢舉起頭。) 兩點鐘了，你不是得上課去麼？

清谷 不去也不要緊。

一星 你不是預備去的麼？

清谷 那末你一個人在家裏做什麼呢？

一星 看看書。

清谷 好吧。